

25.01



蓮湖文史資料

88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莲湖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政协莲湖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朱 飞(兼)

副主任：钟兴华 张 鹏

委 员：王黎昌 刘 超 李立恺

李志清(女) 张星五 张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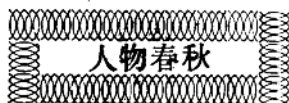
黄潭影(女) 路尔瞻

目 录



革命史料

- 我担任中共地下交通员的片断……陈云樵(1)
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轶事点滴…徐文华(10)
忆《白求恩医科学学校》生活片断……路尔瞻(21)
回忆《西北军政大学》和《西北人
民革命大学》……………王秀奇(36)



人物春秋

- 我所知道的甘渭汉同志……………王玉昆(39)
怀念李子洲同志……………陈云樵(56)
回忆官乃泉部长……………杨东平(61)



名人轶事

- 忆宋美龄女士二、三事……………黄潭影(68)
回忆杜斌丞烈士二、三事……………陈云樵(71)
张学思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二、三事……………高 锐 张本烈(76)
冯玉祥轶事两则……………张苇轩 张本烈(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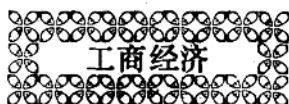
陈嘉庚先生在延安……………辛补堂(83)



陕西童子军代表团在南京……………刘 超(87)

伪“党政人员训练班”与“锄奸救国

同志会”简况……………鱼文波(93)



华西制药厂始末……………晋震梵(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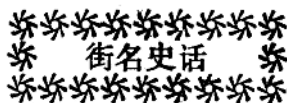
“秦式糕点”名家——“德懋恭”……………

……政协莲湖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13)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尚者炎(120)

西安植本小学今昔……………韩凤琴(125)



洒金桥的传说……………刘秀江(129)

麻家什字话缘由……………金景坤(132)

红埠街今昔谈……………

……政协莲湖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35)

我担任中共地下交通员的片断

陈 云 樵

(一)、1927年7、8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合流叛变革命，清洗和逮捕共产党人。中共陕西省委让我离开西安中山学院去渭南地区搞农民运动武装工作，同时代理交通员传送机密文件。当时我把文件分送给临潼三育小学吴佐程同志、渭南东关小学张辉同志、渭南固市渭阳中学徐振化同志（当时徐是渭南县委书记、渭阳中学教员）、还有方仲如、梁益堂等同志。较顺利地完成了送达任务。

(二)、1927年10月间，省委调我回西安。省委书记耿炳光、组织部长李子洲、宣传部长潘自力、秘书长徐梦周对我讲：“魏野畴同志来信说‘杨虎城部队要干部’，省委决定叫你去。但在去以前，你先给两个中心县委送趟文件，回来后再去。”因为当时白色恐怖猖獗，交通人选必须具有胆识之人方能负此艰巨任务。我先将文件送到岐山县，当时中心县委书记是耿觉，还见到

了元维恪、何挺傑。后到三原县，当时中心县委书记是张秉仁（后改名为张性初），我和他很熟，但没见面，只将文件送交三原西关民智小学周芝轩同志了。完成任务后，我便返回西安。

（三）、同年10月陕西省委派我去豫东杨虎城部队工作，临行时，叫我给河南省委和魏野畴同志带信和文件。我和吴岱峰同志一起先到郑州，由杨虎城部第十军办事处处长段象武给我俩以上尉参谋名义，我就转赴开封住十军办事处处长薛善初处，与河南省委交通处安志翰（安子文）同志接了头。接着河南省委秘书长雷晋笙同志和我谈了三次。当时因杨的部队由豫东转移到皖北，不能直接前往，我在开封住了多天，所以和安子文同志常在一起，交往甚密。解放后，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曾托甘肃省委书记高建君带话，让我到北京时一定和他见面。迨至1979年我去北京时，特去北京医院三楼六号看他，适安已去广东养病，不久闻其逝世，深以未得晤面为憾！

（四）、1928年元月，杨虎城将军和谢葆贞结婚之后，第十军军部住皖北太和，杨是军长，魏野畴同志是政治处长，南汉宸同志是干部学校校长，蒋听松同志是军部秘书长，我负责政治处社会科。地下皖北特委由魏、南、蒋组成，我任

特委组织干事兼直属支部书记，成员有：曹力如（孙蔚如师的政治处长）、杜宗美（孔从州同志炮兵连政治指导员）、高锦亮（军政治处宣传科，听说高后改名高敏夫）。元、二月间党中央送来大批文件，速令转送豫、陕省委。因为当时到处白色恐怖，检查极严，传送文件需要忠诚的干部，特委遂决定派我担任党中央和豫、陕的交通员。我就带上文件，送交河南省委后，回到西安。当时陕西省委交通主任景云住西安马神庙巷东头路南某号，全院只有景云和工作上的假夫妻王爱玉同志居住（以后他俩结了婚）。那时省委潘自力和我曾多次接头。二月下旬我回到皖北太和县时，杨虎城将军出国，孙蔚如代军长，特委的潘、南、蒋都离开了太和。一天晚上，我宿在同乡程靖舟营部（程是特务二营营副）。次日魏野畴同志派申明甫同志来太和把我接到阜阳（特委移至阜阳城内）县城碾盘街居民某院，和魏野畴同志住在一个房子，积极参加准备皖北暴动，搞军运、农运工作。1928年3月中下旬，党中央又送来大量文件，叫转送豫、陕省委，特委又决定派我去。特委书记魏野畴同志並对我说：“你对党忠诚、机智、勇敢，我们认为最可靠，能完成任务。”我说：“我要跟你参加皖北暴动。”

魏严肃地说：“你担任这个工作，关系两省党的大事，我们应顾全大局，不应囿于感情。我还不愿把你留在身边吗？”把我批评的落了泪，遂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我把文件装入箱子重底。第一站到亳州，把文件交给县委书记蒋听松；第二站到开封，把文件交给安子文同志，並见到了南汉宸同志（南当时代理河南省建设厅长），同时把魏野畴同志给南的信也当面交给南汉宸同志，他给了我五百本苏俄考察记（书面系鹿仲麟署名）让我沿途散发，行至洛阳时此书被扣了半天。到了西安，见了潘自力同志，叫我住在马神庙巷交通处。但因在景云和王爱玉同志处住宿不便，我通过同乡关系，住在北广济街路东兴平人葛文俊开的面坊里，和几位伙计（长工）每晚宿在一起，白天在景云同志处吃饭。当时我心急如焚，多次向省委要求马上回皖北参加暴动，而潘自力、李子洲同志则让我再等几天。我以为省委在照顾我的休息，实际上是省委连夜翻印文件，无适当人去送。因为当时四门查的很严，尤其东西门都有敌人专门检查所谓“共党”活动的人员，交通主任景云心有餘悸也不愿去送。潘自力、李子洲对我说：“没有妥人去送文件，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送完回来，即去皖北”。我还当面质问

景云：“你是交通主任，为何不去？”景说：“同志们都知道你能干，别无妥人。”一天上午，我到马神庙巷交通处，景云拿出麻纸包的五、六大包文件，样子像茶叶包，但过于暴露。（一般文件多了都用重箱底带走）。我看了气愤地说：“这样能拿出去吗？”景云又用激将法说：“人都说你勇敢能干，所以省委才派你去，你怕死吗？”这时我只好毛用毛巾把文件捆成一大捆，捆在背上。当走出马神庙巷到达红埠街时，我想：送的地区是临、蒲、富等县，应出东门，可是东门敌人检查严格，我便决定改出北门。身背文件，大摇大摆的向北门走去。北门卫兵问我身背何物？我就把捆的文件从背上摔下说：“你看。”卫兵用枪将文件捆敦了一下说：“是不是茶叶？”我说：“老总，你猜的真准！就是茶叶。”卫兵把头一摆，我就闯出了北门。出北门，顺东火巷往东急走，行约二百米，突然围巾捆子散开，一包麻纸破了，文件乱飞。我慌忙收拾了乱飞的文件，抱往麦地，装着大便，迅速将文件重新捆好。走到十里铺后，雇了一头驴。到达临潼三育小学，将文件交与席某。次日到渭南东关小学。当时渭南县委书记是肖明（听说现在中央总工会工作）。又到蒲城徐维善（尚志）家里（徐负县委什么责任，

记不起了)。继到富平县城内县立高小，县委书记是马文彦。印象中似乎还到过富平红果坊，见过石仲伟同志。最后到三原西关民智小学，见到周芝轩同志。所到之处，文件统统照交无误。任务完成后，回到西安。一天，潘自力同志来到我的住处（北广济街葛家面坊），面目阴沉，眼中含泪，沉默了一会，突然对我说：“胡怀玺、申明甫回来了，皖北暴动失败了，魏野畴同志壮烈牺牲……”霹雳一声，使我几乎昏绝。我抱着自力同志，嚎啕大哭，潘亦哽咽悲痛，泣不成声。我並喊着“我要为魏先生（魏是我的老师）报仇！”义愤填膺，气不可遏。最后潘自力同志对我讲：“你现在不能去皖北，省委研究，决定叫你担任省委交通主任，筹设一个小杂货铺，抽调长安县农民党员张生荣作为交通员，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做为杂货铺学徒。”经过奔波，在西安东大街路南（现在陕西日报社的东隔壁）租了一间门面，入深不长，没有后门和厕所。我和男孩住在铺内。由于经费不足，只销售一些纸烟、纸张等物。在组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的时候，1928年6月下旬某天下午饭后，我突然感到心慌不安，就叫学徒看门，我去骡马市三意社剧院买了个箭子（无座位的站票），立在后边看了一会戏，又

感心慌，便离院回走。行至陕西日报社西端，看到从铺内出来武装军人执法队六、七人，向东而去。我当即由街南走向北边，装买东西，观其行动。见敌人走远，天亦昏黑，我就直回铺内。学徒一见我就哭了，战惊惊地对我说：“经理呀，人家抓你来了。”我说：“不要哭，关门睡觉。”他睡在铺柜台上，我睡在里屋竹床上。翌晨我去省委说明情况，省委决定令我回兴平老家，负责西府工作，兼兴平县委书记（是潘自力、刘记曾通知我的）。因为省委当时没有经费，连吃饭都是个人到处觅食，当然我回家没有路费，更谈不到活动费了。就这样，我于六月底，回到了兴平。老家的人因我家极贫，且值旱灾，已变卖了五亩地，我就以卖馍维持生活。所以当时只能在兴平、礼泉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的几个支部，其他县我就无力去联系了。

（五）、1930年11月至12月，我担任了一次赴上海不是交通任务的交通工作。30年10月底我和黄子文同志领导渭北游击战争失败后，回省委汇报工作，总结经验。省委在西安市东九府街路南某号王林（苇南）家里开会，王是省委组织部长，除他以外，还有姬国珍、焦仲鸣和我五、六人，会上决定派我以省委军委委员身份（1929年5月即选我为省委军委委员），代表陕西省赴上

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我把省委文件缝在棉衣里边，当时蒋、阎、冯军阀混战，中路不通，我由郑州到北京转天津，乘日本轮船抵达上海，由上海政法专科学校学生翟文凤、徐永平将介绍信转与党中央，组织让我住在法大马路天主堂街豫源公司二楼一个房间。该公司经营人员多是山东人。第四天下午，党中央来了四个人，令我口头汇报工作，我就把陕西党的组织和农运、军运、工运、学运、武装斗争等情况作了汇报。回忆这四个人的印象，其中有周总理、康生。过了几天，来了两人，也有周总理，指示了工作，并让我去天津北方局联系一次（因陕西归北方局领导）。最后给我一部“镜花缘”小说，并说中央的指示密写其中。还了一部分文件，我就装在所带的箱子重底里。此外我还买了两部古典小说与“镜花缘”一并拿着，以免敌人注意。到了天津，住在长发栈旅社，将介绍信交由某小学一位女教员同志转北方局。次日安子文同志（可能负交通责任）来接头，我们一见面惊喜拥抱，畅叙衷怀，并引我去山西削面馆吃饭。第三天北方局李运昌和另一位同志来和我谈话，我将陕西的工作作了汇报。李说：“中央已对陕西工作作了指示，你们按指示办，我们不再指示了。”只给了

一封联络信，我就返陕。行抵山西榆次，阎锡山的宪兵检查细密，竟把我带的“镜花缘”和买的两部小说逐页翻看。及至潼关城里，我正在饭馆吃饭时，适蒋介石的飞机前来轰炸，当时炸死了三十多人，我幸免被炸。第二天安全回到西安，完成了此行的全部任务。

附 注：

我当省委交通主任时的交通员张生荣，后经省委查明是个叛徒，勾结敌人，告密我的是他。长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被敌人全部抓走，告密的也是他。29年我在西府领导游击战争时，元月间省委叫吴焕然同志诱骗张生荣前来我处，借词是让张生荣来给省委取回我们筹措的经费。到后，吴暗对我说：“省委查明张是叛徒，令我予以处决。”我即交礼泉县支队司令员秋步月同志，当晚即予处决，这就是叛徒的下场，为党清除了内部隐患。

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轶事点滴

徐 文 华

“西安情报处”这个名称，在解放前知道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它是一个直属党中央领导的秘密地下工作单位。当时的延安和西安是对峙的两大营垒，党中央在延安，西安就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延安、进攻延安的桥头堡，斗争的环境是相当残酷的。当时负责情报处工作的王超北同志（1985年10月在北京病故）的家住在西安雷神庙街（即现在的立新街），与党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就曾巧妙地装设在他的家里。先后易地建立电台的还有大莲花池街七号、伪咸阳专员公署、省盐务局、东柳巷一号等六、七台。多年来，始终和党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获取和传递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对党中央及时掌握敌情，保卫延安，解放西安，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西情处”的工作，曾受到当时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表扬。他们的工作既有秘密情报工作的惊险斗争；又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同志领导的西北解放军打败

胡宗南数十万军队的真实纪录。解放后，关于这方面的许多史实，先后用小说、戏剧等形式在报纸、杂志、文史资料上均有过发表。而笔者所写的一鳞半爪，是向未披露过的几则轶事，如有错误之处，敬请提出指正。

交通老将急生巧智 戏弄警察啼笑皆非

吴卜亭系澄城县人，是早期在澄城、黄龙山一带闹过革命的老英雄，土地革命时期，曾被选为陕西省农民协会委员。后来他在“西情处”担任秘密交通员，经常在去延安的东路地下交通线上，偷越封锁线。除进入边区送情报外，还负责护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和进步人士，老当益壮的为革命不遗余力。

吴卜亭同志文化不高，身体却挺结实，垂胸的胡须，穿着农民衣服，是一个标准的农民形象，平素以务农、开磨坊作为掩护职业。

四十年代初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吴卜亭这个乡下佬，土里土气的来到西安，走进了雷神庙街五号王超北的家。谈完工作、吃罢晚饭以后，王超北夫妇俩看老汉累了，就让在家住一夜。不意睡下刚一会，就听见外面啪、啪、啪紧急的敲门声，王超北同志一听感到情况不对，急忙收藏好文件，自己也就躲入暗室（是一个假隔墙，里面

只能藏一个人)。王的夫人李天筠同志(现是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待这一切在瞬时间内安排妥当后,才装做迷迷糊糊的样子去开门。门一开,气势汹汹的两名带枪的警察拖着保长就闯进来。保长一见王夫人忙说:“分局查户口来了。”警察立眉横眼的问:“你家几口人?”李天筠同志态度很自然的回答:“我大(陕西方言,指父亲)今天刚从乡下来西安,看我和娃来了。他一到,我就给保长打过招呼了。”(她当即给保长用眼色作了示意)这位保长也就帮忙说:“就是,她给我报过了,说明天去咱们局里报临时户口。”警察提着枪立刻冲向吴卜亭同志睡觉的房子,李天筠同志急忙抢上一步,拍着门喊道:“大!大!你快起来,警察查户口来了!”吴老汉一听李天筠将他称呼大哩,心里也就明白了。他装着甜睡中初醒的神气,开门站立。警察问吴:“你从什么地方来?”“刚从乡里来。”“来西安干什么?”“来女家看看娃娃们。”“你女婿到那里去了?”“听说在上海做生意,很久也没有和他见过面。”“你胡说,你女婿不是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吗?”“老总(旧社会对当兵的高称),他是个商人做生意哩,你说的啥处,我不知道。”“哼,老奸巨滑!你能哄乡下人,骗不了咱这些老爷们。”

“咳，我说的你不信，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到时候我就叫你有办法！走，跟我到局子去！”“啊？我来看女还犯了啥法？”吴卜亭老汉装出害怕的样子，往椅子上坐，再催也不动弹。警察急了，蛮不讲理，又是推，又是拉地将吴老汉带到警察局去了。王夫人一看，也忙紧跟着给吴老汉送去条被子。老吴被关了一夜。

次日，一个警官把吴叫出来说：“你女儿哄你哩，你女婿明明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们早已调查清楚了。你不是想看他吗？一会儿，我派人把你引上，去见一见他的面。”吴一想：他们叫我去“八办”，这就有办法了。也就装得憨头憨脑地答应了。两个警察跟着，到了“八办”门口后，警察对吴说：“你到传达室打个招呼，就说你是王超北的岳父，刚从乡下来，要看他，他就会出来的。你们说你们的话，我们在门外边等着。”吴早已识破他们想认识一下王的模样的企图，因此吴一进“八办”大门，直往后院走去。警察站在对面空地上好半天不见吴出来，想进去搜，又不敢进，只好扫兴而归。等到夜幕降临，吴乔装之后，从后门出去，安全脱险，搭上东去的火车又到渭北一带照样活动了。

吴卜亭同志解放后，曾在渭南地区历任要